

三人行，與林老師兩日聚

冒懷慶2004-08-30

2004年七月份是近年來澳洲最冷的七月，正巧我們中學老師林天蔚夫婦來到墨爾本訪問培正同學帶來了溫暖：「暖」是師生情義的表露，「溫」是舊事的重溫。聚餐乃是培正不在話下的傳統。

「見圖1&2他教過的同學中正社有伍國慶與伍偉夫等。」

大洋路第二天大清早懷慶有機會帶兩位老師師母走上了澳洲著名的大洋路去看「十二門徒」風景區。這條路來回一千公里，此兩天的時間有幸向林老師再次吸進萬卷書的感覺而喜出望外。談天又說地，舊夢與故人。談話間，為已有大半離去的老師而唏噓，為少數林老師還記得的過世同學而嘆息。林老師記憶奇佳，此文只能略記一二。談到各同學中學時的頑皮事，宛然在目。他突然問我：「易

君左在浸會大學是我同事，令尊與易君左，左舜生是世交，他們如何了？」我很慚愧的回了答：「澳洲離世間事實在太遠，我只知道爸爸五年前過世，另兩位只希望還沒有作古。不過記得易老對左老曾經打哈哈有笑語：君姓左而不左，我名左亦不左：哈！想起當年左與右的對立，想不到現今與歷史老師談起半世紀前的歷史與五十年來的變化，小平你在那裡？」想起單倫理老師以山東口音朗誦易君左的文章「香港的印象」時的神情歷歷如生，如同昨日：「談談笑笑就進入了風景區，當時下雨但其中有朦朧美景，另有風味。拍照之後到一個葡萄園晚宿與晚膳，飯前他看了我以前拍的照片，覺得下圖[圖3]更能表達我們那無限好的黃昏。」

少無適俗韻
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淵
復得返自然

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使願無違

農家樂

這家夫婦管理的四星半的農居環境十分優美，當晚的菜與兩瓶紅白葡萄酒很配搭，窗外的葡萄樹，玫瑰與菊花和廳內的烤火爐也遙遙相對。突然，林老師唱出陶淵明的三首詩：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

我見他臉上的表情看出他對此行的滿意。我記性不及他，只能借用李白詩打油幾句應付：花間一瓶酒，師生兩廂親，舉杯待明月，師母成三人，月既不願來，早點見睡神……我們睡意濃了……

回程

The glorious lamp of heaven, the sun,
The higher he s a-
getting, The sooner will his race be run,
And nearer he s to setting.
Robert Herrick, 1591-1674



在早餐時林老師說昨晚睡得好，但想到昨天我所講的明年計劃。他與夫人一起禱告他們是浸信會友，希望有健康的身體明年能與我們同班同學同遊絲綢之路。他對絲綢之路已有幾年的願望，苦無人能照顧以成此行。在車上再提問我答應我們夫婦與其他同學會照顧他們。

路上他回憶他北大畢業的父親，值得一提的是他父親輩有「千歲宴」。問：何為「千歲宴」？答曰：十幾個六七十歲「青少年」聚餐加起來的歲數有一千。以後歲數不減而人數減。有意思。下圖是在澳洲「基隆」的海邊小照。

喜樂的人生不在名利的追求，而是感情的付出，這師生的感情，竟無意間在這兩天的談笑中受到了。

後記

五天後收到林老師的來信：「讀到短文與在澳洲時的生活照片，再一次重溫相聚頓入美景，如痴，如醉不敢忘懷」

一年多後剛從絲綢之路回來，就得聞林天蔚去世的壞消息，當時想林天蔚老師能去就有多好。本來他想回來絲綢路的，他告訴我那是他一生的夢想，可惜他人亦已作古。我珍惜與他在澳洲的幾天相聚，他背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得意的情態，是多麼的悠哉然哉。想起那時的情景，才覺悟到什麼是「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正社冒懷慶2005-11-28於墨爾本

天外有「天」 是「蔚」藍天

(追思林天蔚老師)

皓社嚴秀婷

writerharpist@yahoo.com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培正皓社同學開始籌備：「二零零六年畢業四十周年紀念」。我們列出老師名單，歷史科林天蔚老師是必然感謝的恩師。當時我一面記錄會議，一面思量重聚的話題。慶典還在商討，邀請尚未敬奉；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天蔚老師安息了。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五日，在香港尖沙嘴浸信會，舉行林天蔚老師追思禮拜。詩歌有：「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奇異恩典」、「友誼萬歲」。經文是提摩太後書四章六至八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跑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二零零四年五月，老師在日記寫著：「午夜失眠，曾思及身後事，擬發訃聞：我去了，願在天堂再見。」

老師願供醫學研究，遭愛人間。這全是堅守信仰的明證；我懷念，我追思老師所奉獻的一切。

我中學畢業的紀念冊，有老師的墨寶。他的字體獨特，寫明「謹錄」、「存念」的是：「真理常存在于平凡中。」老師一生似

是平凡，但絕對不是凡；肯定是平凡中的不凡。他高風亮節、虛懷若谷，是修養與學問同樣了不起的哲人智者。

老師的貢獻不只在教學；而且著作等身，研究卓越，學術成就享譽史學界。他先後教歷史於香港培正中學、香港珠海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美國楊伯翰大學、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他又曾經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加拿大卑詩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訪問研究。

老師身材矮人一截，然而一腹有詩書氣自華。事實證明，他高人一等；脫穎而出，毫不遜色。老師從容不迫，輕鬆自在，開朗自信，豁達樂觀。他

是以「君子坦蕩蕩」的氣派，笑傲「培正馬騮頭」。學生眼睛最雪亮，但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好老師。和顏悅色，春風化雨，是他一貫的作風。「矮林」學生，樂趣無窮！「矮林」高足，榮幸之至！

老師重視德育，別出心裁以「九誠」一切戒劣德敗行。勸之以理，動之以情；警惕收效非疾言厲色可比。我沒見老師怒容，也不聞同學反感。學生在笑聲中口服心服，品格便深受知書達禮的薰陶。

老師靈活變通，擅用反面教材刺激思維。他教書又教人，參透歷史，旁徵博引。聖經信仰、古今哲理、中外文學，都是他論人生、講處世的經典。「人心是詭詐的」是老師傑出名言，諷刺社會百態，曉諭待人接物。

老師教授歷史，強調國恥，囑咐牢記。我相信自己對文化、社會、國家、民族的激情，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堅持，是始於當年老師薰、浸、刺、提的啟發。他講述偉人事蹟栩栩如生，但不忘語重心長地勸勉學生：「各位立志要高些！」每課語氣談諧，神氣活現，精采絕倫。

老師教書全面周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甚至耳提面命答題技巧：「大題小做，小題大做。」老師授課的筆記，標題清晰，內容充實。他明確示範做學問絕不苟且也沒草率，不取巧也沒捷徑。

培正畢業後，多次巧遇老師和師母。可惜我正在陪伴子女追車趕路，上課學藝。雖然當時沒有暢聚詳談，老師都會模仿我的獨家唱腔呼喚「子女」，然後揮手說再見。我知道

老師回家後，惆悵哀傷。在長途電話向子女提及時，她仍記得昔日情境，也意會就是「名言」的創始人。於她媽媽的「培正紅藍精神」、「老師名言」。事實上，我的家傳之寶就是這些了。我樂見薪火相傳，一脈相承。

一九八八年，我的著作《悠悠我心》出版了。其中「心在國」有篇「歷史的新頁」，初稿成於一九八五年。在首段，我開宗明義寫：「中學時，備受尊崇的林天蔚老師有句名言：『歷史是教人聰明。』」老師的精采講論確實引人入勝……

「我樂於讓自己的讀者知道，我是林天蔚老師的學生。」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和子女到瑞士日內瓦，因為她參加「國際豎琴大會」，和擔任豎琴獨奏。之後，我們往佛羅倫斯、羅馬、梵蒂岡、威尼斯、薩爾斯

堡、維也納、巴黎，和德國紐倫堡等數個「人權」城市。一個多月的歐洲之旅，名店名牌不具吸引力。但我們傾心於最珍貴的歷史遺蹟，真正自由行到廢墟、集中營、難民營、紀念館、博物館、凡爾賽宮、凱旋門、艾菲爾塔、教堂、城堡；為要認識和追思震撼世界的革命、屠殺、戰爭、和約、文化、音樂、藝術。我們滿懷熱誠，樂意在紀念冊寫中、英文的感言和心願。鍾情歷史遺蹟的遊人，神態和心境與逛名店購名牌的觀光客有別。我們這些另類遊人，都愛一方面捧讀數本旅遊名著，同時也耳聽參觀指南的錄音。女工精通地圖，熟讀名著。我卻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矮林如此說……矮林這樣教……」

《林著》的「天書」在我心，當年恩師的講授一一呈現眼前。我感動！我感恩！

香港社會，近年有論政之風。時事評論員蔡子強外貌近似馬克思，喜歡探討政治領袖的政治智慧。學術研究之餘，也鑑古評今，諷刺香港時弊。他藉講述古今中外領袖的氣質風範，評論此時此地

動！我感恩！

領導人的言行。二零零四年，我首次速讀他著的《新君王論》，便忍不住直言：「矮林必定另有高見。」哈哈！哈哈！我靈機一動，忽作奇想。兩位學者，一位像拿破崙，一位像馬克思，都擅長以小故事說明大道理。可能是絕配！如果有機會同臺對話，無論立場是同道中人或對立抗辯，將會是高水準的雄辯論壇。

「培正培正何光榮」，培正光榮的主因是有傑出老師。名師不少，而林天蔚老師是具實力，得人心的傑出老師。「至善至正」的教育，學生們永誌不忘！

老師的口頭禪「歷史是教人聰明」，已成為大家公認的佳句名言；也是同學們津津樂道的美談。我們有幸受教於融會貫通歷史的聰明老師，雖然不一定聰明過人，更未至絕頂聰明。但我確信，秉承林天蔚老師的啟迪培育，我們必定會聰明地，喜見天外有「天」，是「蔚」藍的好天。意境何等真！善！美！

老師，恩師，我期望在「天外有天」的天堂再見歡聚，欣然歡呼「天師」！

輓林天蔚夫子

眾愛先生 暱稱矮林
猶記設一紅藍 得聆教誨

我敬天蔚 治史高人
不忘研輯族譜 冀望存真

學生吳漢榆 乙酉年十一月

註一：先生專研族譜學，嘗向予借《吳氏族譜》全套四厚冊，逐頁複印，謂將存于美國之鹽湖城地庫，縱原子彈爆炸亦不懼摧毀也。

輓梁寒淡學長

淡叔鍾愛紅藍，澹薄自甘惟述學；
梁翁情牽會務，渾然忘老益工詩。

吳漢榆代表誠社撰寫并書

悼念梁寒淡老師

鋒社 莫廣智

四十餘年教誨言，
樂觀幽款有人緣。
名持淡泊能明志，
桃李深情寒雪鮮。
風範猶存家國志，
耄耋尚露夕陽篇。
香江遺願宗師去，
棉市師生悼淚漣。

悼念1963年級真社

陳信賢同學

陳信賢君，生於1947年，廣東南海人。少時，隨家人南來，先後就讀於香港培正小學、培正中學及香港中文大學。1967年獲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中大畢業，旋即負笈英倫伯明翰大學深造，修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學成返港，曾受聘於香港大學，短暫任教職於港大商學院。後離粵宮，創業營商，曾與中大同門、澳門培正真社校友林劍民合作。

陳兄為人和藹可親，言談幽默風趣，疏財大方，善與人相處，故能與不同行業人士交遊合作，廣結人緣。從事證券、飲食、出入口貿易等多種行業，均有所成！

中學時期，陳兄熱愛運動，為真社籃球隊主力球員，猶記當年真社籃球隊名將如雲，有黃文偉、吳盛偉、陳振榮、翟偉豪、李學堯、朱柏熾……等。高中時嘗數度摘取社際籃球錦標，甚得吳華英、黃啟堯、陳立方、許榮光等體育老師讚賞！

大學期間，同學雖然就讀於不同院校，但陳兄積極參與當年「專上培正同學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大學畢業後，各自為事業奔忙，但早年真社的周年聚餐，陳兄若在香港，亦多會抽空出席。還記得離校25周年銀禧

加冕日，陳兄帶同其子明理一起替真社包裹紀念禮品。及後，陳兄移民加拿大溫哥華，與移民當地同學如潘埠興、盧成發、林兆庭、劉銳和等過從甚密。其時，教我們中國歷史的林天蔚老師從香港大學退休，移民溫哥華，陳兄尊師重道，經常謁候師尊。林師老而彌堅，不久又回台灣，重拾教鞭。多年後，再度引退，但林師退而不休，依然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著述不綴。弟子為表支持，為林師籌組研究基金，投放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兄亦為倡議人之一，當年我社同學多有捐貲。林師退休後奔走美、台、港及國內，參與學術活動，出版著作，孜孜不倦。每次過港，陳兄例必拜謁師尊，宴請林師，亦例必召我作陪。陳兄尊師重道，禮貌周周，有古君子之風。惜因世務操勞，中年以後罹患慢性疾病，飲食需特別小心，故爾後公私酬酢，因之而裹足。惟每有同窗好友如鄧乃鍵、顧海驥、林元龍……等過港，亦定必約晤，其重友情若是！古道熱腸，實今罕有。

及後陳兄結束其個人所經營之業務，重投打工行列，甚得老闆信任，委以處理財務重責，故而壓力甚大。近年經常與我通電話，言及工作之勞慮，早有倦勤之想。其哲嗣明理，女兒凱恩先後從加拿大UBC學成返港，明理精明能幹，專長財經，早露頭角。凱恩投身財金界，卓有所成，俱不忍乃父艱辛苦勞，力勸其退休，遂於年前毅然辭退所有工作，專心調理身體。偶而因往看病，路過我工作之所，則約同閒聊，嘗告以退休後，每日到山頂或維園散步運動，星期日或會到香港堅道浸信會聽道，且得以認識堅浸數位培正老大哥。後悉其因得港大醫學院教授轉介，往上海復旦大學附屬醫院就醫。惜在五月中旬飛抵上海，閱三月而未得施術，且健康每下愈況，手術未得進行，已然因輸血間昏迷。其家人知其回港意切，即以包機送回香港，入住瑪麗醫院，回港九天，經搶救罔效，終於八月二十三日傍晚離世，妻子兒女隨侍在側。

臨終前，上環浸信會姚樹根牧師親至病榻，見證其決志歸信，得蒙救恩。陳兄在上海昏迷期間，同窗好友潘埠興夫婦由加拿大返港，悉其在滬留醫，遂飛上海探視，惟亦僅能握手示意，已不能對談矣！又日前，旅加同學盧永新傳來電郵，談及與陳兄六十年代交遊之往事，歷歷在目，使人不勝唏噓！

梁崇榆寫於2005年10月

農曆乙酉年十二月初二日
二〇〇六年元月二日

敬撰悼辭致奉

一九四八年建社梁泳劍學長

懸壺濟世數拾載
駕鶴西赴享年天年

香港培正同學會同仁，敬以沈痛深切哀悼梁名譽會長泳劍辭世，本會同仁並向先學長府上各位致以親切問安，懇請府上男女公子至親列位，節哀順變。

梁學長生前為本同學會名譽會長，歷屆敦聘為醫事顧問。

約半年前，梁學長貴體抱恙，稍癒後即蒞臨本會每月之月會，對於會務關懷備至，積極支持，每年同學會之大型活動，如同學日大會、春節聯歡，除攜同男女公子出席外，更聯絡四八年建社學長參與。

先學長在世，對母校中、小學建樹良多，殊深絢感；本港學前教育，梁學長亦不遺餘力，捐資設校，作育英才，實為本港教育事工不可多得之善長。

乙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梁學長與世長辭，培正紅藍友儕頓失磐石，社團善長遺愛人間。學長德範長存，祈願梁學長早登仙界。

香港培正同學會會務秘書代行



哲人其萎 風範猶存

悼念李肇新教授

一九四〇年級毓社李肇新教授，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不幸在廣州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李肇新教授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潛心治學，愛國愛校——百年培正。

李肇新教授少年好學，他在廣州東山培正初中畢業後，以相當程度學歷，報考廣州中山大學，獲錄取，唸歷史系，先後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

他雖然是一介書生，悠閒淡泊，但是當年眼看著蔣家王朝禍國殃民，他毅然參加革命隊伍，獻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一九四七年，他和他的夫人黃綺湘教授，在香港把一本揭露中國四大家族的中文書，翻譯成英文。他們聽說香港新華社有工作人員也在翻譯這本書，他們就決定不把自己的

譯本付印出版，並且和香港新華社的譯者交流翻譯這本書的經驗。香港新華社領導幹部喬冠華接見了他們夫婦。後來他們夫婦在香港新華社的「中國文摘」工作。這本「中國文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版的「中國建設」的前身。

一九四九年九月，廣州解放前夕，李肇新教授和夫人隨同香港左派人士組成的大隊，由香港步行到廣州邊境。廣州解放後，大隊進入廣州。李肇新教授和夫人在廣州軍管會外事處任研究員。五十年代李肇新教授調到北京任外交部新聞司副科長，負責向中央領導反映國際動態；六十年代在北京外交學院任講師，參與編纂了「戰後國際關係史」。八十年代，他被調到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任教授，深得師生的尊敬和好評。他在一九九〇年一月離休，享受國務院僑辦早期回國定居專家生活津貼。

李肇新教授雖然初中畢業後就離開培正，但他的思想感情，卻和

培正母校緊密聯結在一起。簡言之，他的培正情結，久而彌堅。一九三八年秋，廣東省政府舉辦全省大專高中學生集中軍事訓練。集中軍訓開始沒幾天，日本侵略軍逼近廣州。集訓大隊撤退。培正毓社一小部份同學隨同高中生集訓大隊，步行撤退到粵北星子墟。我到了星子墟後不久，發現李肇新也隨同大學生集訓隊到來了。

集訓期間，他經常參加毓社同學日活動。八十年代，他調到廣州暨南大學以後，也經常回到東山培正來，參加毓社同學和母校的各種體活動。

李肇新教授在批判梁尚立扒竊培正校名註冊權的鬥爭中，站在鬥爭的前線。從二〇〇二年六月到二〇〇四年五月的「廣州培正通訊」第三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缺第三十六期），每一期都刊登了李肇新教授以及他和黃友政學長合

文章揭露「梁尚立一

小撮人的行為不是「至善至正」，而是「不善不正」……這些人玷污了紅藍兒女的形象，褻瀆了「至善至正」的校訓」。文章重申：「要堅決反對『不善不正』的歪門邪道。」文章強烈譴責梁尚立「損害了母校的根本利益不以為耻。為了私利，他」不惜在百年培正的校史中，留下了極不光彩的一頁，遺臭長久。」文章建議「廣州培正中學董事會把這個貪婪的、損害母校權益的董事長（梁尚立）清除出去，並要討回公道，母校校名、校徽的註冊權要歸還母校。」

李肇新教授早就察覺到梁尚立利用董事會董事長的職權，謀取私人利益的陰謀。拙作「誓要奪回培正校名註冊權」（載於「廣州培正通訊」第三十五期及香港培正同學會「培正校名事件特輯第二輯」）一開始就寫道：「一九九九年初，在廣州的一位毓社同學來信說：『廣州培正中學董事會個別領導人利用董事會的名義和地位，圖謀個人利益。』」當時我半信半疑。

這位毓社同學，就是李肇新教授。李肇新教授也估計到這場鬥爭的艱鉅性。

拙作「奉陪到底」（載於「廣州培正通訊」第三十八期）最後一段寫道：「有位毓社學長看了梁尚立的『告校友書』，在末尾寫了幾句批語：『此材料非常荒謬。看來梁尚立要死頂到底，我們老同學只得奉陪到底！』」

這位毓社學長就是李肇新教授。這幾句批語，也是李肇新教授留信廣大紅藍兒女的遺言。李肇新教授的一生，是一位愛國的學者的一生。

李肇新教授的一生，是一位愛校的紅藍兒女的一生。哲人其萎，風範長存。

一九四〇年級毓社
麥芝光 二〇〇四年
十二月於加拿大

五彩繽紛的一生

——悼念許家光教授——

二〇〇五年一月上旬，我收到許家光嫂夫人伊娃·許從美國新澤西州寄來的聖誕卡片。卡片的附言說：「我的丈夫家光已經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七日逝世。」驟獲噩耗，黯然傷情。

一九四〇年級毓社許家光學長，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出生於廣州西關。他在廣州東山培正唸初中三年級那年，他的哥哥給了他一個照相機。他很感興趣，常推敲鏡頭、焦距、光線、取景、造型。可能就是攝影，引導他走上美術這條道路。

他在培正唸完了高中，進上海藝術專門學校；後來轉學廣東曲江藝術專門學校，並且在這個學校畢業。

當時，著名的雕刻家鄭可從法國巴黎回國，在曲江設立了工作室。許家光跑去請求鄭可收他做徒弟。鄭可答應了。過了一段時間，日本侵略軍從廣州北犯，逼近曲江。鄭可工作室從曲江疏散到廣西柳州市。工作室人員生活困難。許家光這位西關少爺，紆尊降貴，每天挑着水桶，到柳江挑水回工作室應用。沒多久，日軍侵佔了桂林，逼近柳州。柳州人民群眾急

忙疏散，造成震驚全國的「柳州大撤退」。鄭可工作室人員費勁擠上擠擁不堪的火車。火車走了一段路，停止不前。逃難的人群就得步行到桂黔邊境。鄭可工作室人員在桂黔邊境的一個村莊住下來。許家光晚上用手把煙絲和紙，捲成紙煙，墟期拿到墟場去賣。賣得錢，買大米和蔬菜回來燒飯。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日子裡，許家光向名師學藝的決心，沒有動搖。

鄭可師傅曾經指示許家光：到美國去學習工業陶瓷美術。一九四九年，許家光到美國去，一九五一年在紐約州阿弗列陶瓷美術學院，取得美術學士學位；一九五二年取得美術碩士學位。

許家光從事美術教育事業。他光是在新澤西州立魯特加士大學美術系就授課三十一年。他還在紐約、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等州和市的各大學美術系、美術學院、暑期美術學校授課。一九八〇年，他應邀回中國北京，向陶瓷工作者集會，講述他研究陶瓷美術的體會。他孜孜不倦地長期從事美術教育工作，他的職銜也逐步高陞，從教員、

助教、講師、客座講師、副教授，而至教授。他在一九八八年五月退休。

他在課餘和假日，常在家裡鑽研陶瓷美術雕塑。他把家裡的地下室，改修成他的工作室。工作室裡有一個小窯，用電力調整窯溫。陶瓷坯上了釉後，放進小窯裡，焙燒成成品。他堅持中國美術傳統。所以他的陶瓷美術雕塑，具有中國美術傳統的特點。

許家光教授在魯特加士大學的一位同事，羅伯特·曲奇助教，寫了一篇長文，敘述許家光教授的美術創作和生平事跡。這裡摘譯片段：

「許先生在魯特加士大學的學生當中，威信很高，教授效益很大。」

「我第一次遇見許先生是在一九六五年。我參觀過魯特加士大學杜格拉斯學院的陶瓷美術工作室，看到許先生塗的釉彩，黃色、橙黃色、紅色，深淺分明，鮮艷奪目，看到堅實的雕塑上的幾何圖形，我肅然敬佩。這些雕塑栩栩如生，喜氣洋洋。許先生的作品是獨特的，擺脫了我認識的所有傳統。我也逐漸熟悉許先生在更廣泛的美術界的影

響力和受歡迎的程度。我參觀了美國全國陶瓷美術展覽專櫃，看到許先生其他的五彩繽紛的藝術作品。這些美術作品已經被觀眾認購，作為珍藏品。我深受感動。許先生的專業成就，始終如一，未嘗衰退。」

「跟許先生一起工作過的人都稱讚他，和他忠誠相處。」

「許先生對學生的輔導是沒有止境的。他是一個好榜樣，一個造詣深厚的人材，一位在最優秀教師行列中的教師。」

許家光教授在美國紐約、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賓士維尼亞、新澤西等州和一個市，舉辦過個人的陶瓷美術展覽會。一九八七年底到一九八八年初，在新澤西州特

倫頓舉行個人陶瓷美術作品展覽會。「紐約時報」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用半個版面的篇幅報道這個展覽會。有的參觀這個展覽會的觀眾，認購了展覽品，把展覽品送給新澤西州博物館，讓博物館保存，展覽。

許家光教授的陶瓷美術作品，也參加先後在美國許多州、市舉行的展覽會集體展出。他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的美國全國陶瓷美術展覽會，都獲得認購獎。這個獎品，是根據展覽品被認購的數量

而決定的。許家光教授的陶瓷美術作品，還參加國際陶瓷美術展覽會展出。這些國際展覽會先後在下列國家舉行：比利時、丹麥、日本、瑞士、羅馬尼亞、土耳其、南斯拉夫、伊朗。許家光教授是美國工藝工作者理事會的會員，也是世界工藝理事會的會員。

許家光教授獻身美術。他遺愛人間的，有一批五彩繽紛的陶瓷美術雕塑。

他渡過了五彩繽紛的一生。

麥之光 二〇〇五年二月於加拿大

哀悼梁定中同學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廿六日至十二月十日，培正忠社舉行畢業金禧紀念活動，世界各地同學都回到香港參加盛大慶典，盡興後同學們都懷着愉快心情返回原居地迎接聖誕、新年及新春節日，在愉快心情下，驚聞埃及出現車禍，我們的摯友梁定中同學及其公子耀威世兄同時遇難，同學們深感難過。

梁定中同學早期兄弟三人就讀於香港培正小學，並在學校寄宿，與李錦賜、趙崇綱等同一宿舍。升中學後與丘銘筑、魯志揚、李錦賜同班，初中畢業後離開培正轉讀聖士提反，中學畢業後往澳洲升學攻讀牙科，回港後在中環行醫，深得病人愛戴。雖然定中未在中環完成中學，但對忠社社務及活動均大力支持及參與，深得同學歡迎，各地同學得知此不幸消息皆電郵相告，均感傷痛，忠社又少一位熱心支持者，是忠社的一大損失亦是社會一大損失。（梁啟義）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

抗戰復期，我在美軍Z-FORCE那段日子 (1938 融社) 李欽安

(一) 運砲到貴陽

一九四四，初冬，我由湘桂前線回昆明，(湘桂前線的經歷，請參閱世界日報本年四月十日至今六日E3「上下古今版」)住入西站旁的臨時軍營，它主要是供滇黔公路上的運送軍用物資車隊的官兵住宿，在此，我已有預感將要赴黔，果然，不數日，Z-FORCE總部即着我隨運軍火車隊CON-VEY去貴陽。這回運送的軍火是十二門75mm山砲及其彈藥，這些軍火是由C-46運輸機從印度經喜馬拉亞山的駝峯運抵昆明，轉往黔桂前線，作增強軍力，準備反攻。車隊由多輛十輪大卡車，運械車(Weapon Carrier)及吉普車(Jeep)所組成，筆者隨領隊Craig上校乘吉普車為前導，龐大的車隊在公路狀況甚差的情況下，車行緩慢，午後才抵盤縣，此後開始在陡峭之型公路上下山，有時須經數個之型山路才達山脊，此時俯視山下，見車隊如一灰綠巨龍扭動着上爬，入夜過盤江橋，再上高峯，後隨車輛仍在盤江鐵橋對岸，由我車下看車隊的燈火形成了發光舞動的巨龍，正橫過盤江把洶湧的江水照耀得金光閃耀，壯觀之至，車隊午夜抵貴州晴隆縣，入住臨時軍營，晴隆處高原，雨雲到此受阻，故經常有雨，人車到達，多會成濕淋淋的像落湯雞，此時，大夥也都飢寒交迫，進入軍營內餐室，在一列木炭爐前選取咖啡或熱茶，其肉湯及雞排都是熱氣騰騰在爐上冒煙，排隊取食，抗戰期間，此項

飲食，乃富有者的生活水準。

翌日，享受了美式火腿早餐後，動程。不久到了黃果樹大瀑布，雖未停車觀賞，但也看到白水河，瀉崖而下，水勢洶洶，從20公尺高的河床斷壁，直瀉而下，水瀑奔流，確是壯觀。午後，車經安順而抵貴陽郊，就在山坡紮營，每一營帳有行軍床二張(床以木架及帆布揍成)另有鐵鏟一把上附條紙，寫着：「如廁時，鏟坑用，事畢須鏟泥掩蓋」，美式行軍，頗注意公共衛生，雖屬臨時營地，也絕不馬虎，營區有供水車，在南明河上游汲水後，經過濾，消毒乃供全隊飲食之用，駐此數日，砲火全數移交湯恩伯部隊。我乃隨Craig上校轉入貴陽的美軍Z-FORCE總部，該部設於市中心的貴陽招待所，它原在此地區的豪華旅社，大建築主樓兩層，上層住美軍高級將校，下層乃佈置精緻的餐廳及酒吧，副樓亦兩層，其上住翻譯官，下住美軍士兵，住所均有現代化(當時的)衛生設備及取暖用的木炭爐，貴陽入冬頗寒

冷，暖爐乃屬必需品。

在此，筆者的工作，是協助Z-FORCE總部的作戰組及情報組與駐此的第三集團軍，湯恩伯總部聯系，Z-FORCE每日派作戰組Craig上校和我到湯總部參謀處，作戰況通報，也交換戰略意見，其時日軍已過獨山，前進至都勻，企圖入侵貴陽，我們運來的75mm山砲，適得其時，大大加強了馬場坪一帶砲戰的火力。源源不絕的砲火增加，使日軍在河池一帶徘徊，不敢妄動，幾次對日壓倒性勝利砲戰使我方軍心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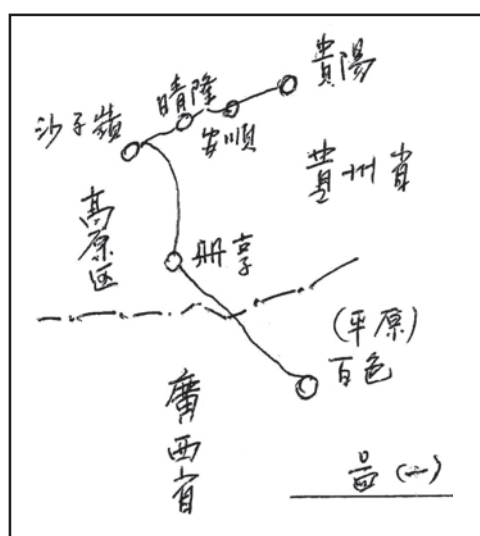
(二) 譯官楊大雄為國捐軀

砲戰期間，美方派來了更多的軍事人員。組成甚多的隨軍(我軍)聯絡組，這時貴陽美軍招待所，熱鬧非常，翻譯官增加很多，但多是暫時住此，隨即加入聯絡組上前線。一九四五年初，某日黃昏，我在作戰組辦公室，正忙着整理前線來的簡報，忽然Craig上校來到我處，嚴肅而細聲說：「火線上有壞消息：我軍第XX營炮兵聯絡組在前線失蹤，根

據報告：美軍二人翻譯官一人(上午乘Jeep(吉普車)到火線視察，至

今下落不明。他們帶有的walk-talk(當時的無線對講機)也聯系不上，我立即在本組前線人員登記表上查到這組組長是Peterson，翻譯官是楊大雄，他是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生，日前蒞貴陽即轉前線，看情況他們可能遇難，立刻，我隨Craig到湯總部查詢情況，見到李上校(已忘其大名時，他也正為此事忙着與駐馬場坪團部通話，他們的

消息是Peterson和楊譯官早上在砲陣視察後，即前往XX高地，自離XX高地迄今，仍未有任何訊息。他說前線仍陸續會發來訊息，要我們稍候，果然，報員又拿報條給他，這回消息更糟，原來他們三人所乘的車是已穿過馬場坪前哨，駛向無人地帶，雖然我方哨兵在崗上鳴槍阻止，可能車行甚速，他們既不見哨站也不聞槍聲。據哨兵報告，該車前行不久，就聽到咯！咯！機槍聲多響，至發電時，人車仍均無踪影。此不幸事件如何發



(三) 運軍火——廣

西百色行(圖一) 一九四五年，春夏間，中印公路已通，大批軍火陸續由印度經中印公路運達我國。各式陸軍急需的山砲如Ordnance的、75mm的及專攻坦克車的37mm平射砲等，大批到達貴陽，隨即分配到前線砲兵。 四月底，筆者受命與美軍少校Murry帶領軍隊，運十二門37mm平射砲南下至廣西百色，用以增強駐該地的中軍軍力，車隊由軍械車十四輛，吉普車兩輛所組成，出發時已是陰雨綿綿，天無三日晴的貴州，兩天行在之字形山路時，得非常小心，尤其是軍械車後掛有山砲，行車頗忌熄火，溼泥的斜坡，一旦熄火，

連車帶砲下滑，其後的車輛就不堪設想，為安全計，乃在晴隆縣休息一晚，經檢修，加油，以準備明日橫越黔桂邊界的幾座3000呎高山。晴隆早晨，溫度頗低，加上細雨霏霏，令人更感寒峭，雖加穿厚毛軍大衣，但鼻耳仍冷得如給針刺。車隊出發，經沙子嶺，轉南入新關的黔桂公路，黃土路上到處大小水坎，之字上下坡又陡。遇到急彎時，軍械車拖着的37mm山砲，其砲座兩輪中之一輪，常會滑出弧形路基，轉左彎時，右輪在崖邊懸空，轉右彎時則左輪會在路外，雖因砲身重心仍在路

上，不至翻下坡，但也夠驚心動魄了，為安全計，停車相議後，決定車速減至每小時十公里，再則後車應注意前車砲位，若見輪有踏空時，即鳴喇叭兩響示警，停車後，以人工移正砲身，如此行車雖慢，於我而言，卻可多欣賞山色，不久車已爬到高處，路上積雪漸多，再往上就進入白色世界，轉過大彎，司機叫Look！（看順着他的手指，左方山坡上，一群約十多隻金色頭毛的錦雞，這是西南各省特有的雉雞，雉身呖許，

金黃帶棗紅。長長尾羽約四呎，是淡黃色帶有黑紋，在白雪環境中隻隻都顯得金光閃耀，色澤燦爛，大概是車隊的隆隆機聲，把他們嚇着。迅間，但見一片片的金紅色彩帶，飛落在對山腰，確是難得一見的自然景觀。那時彩色相片尚未普遍，未能把這美景攝入，可惜！

車隊至廣西邊界的冊亨縣，其路程二百多公里，竟花去十一小時，抵冊亨縣時已入夜，光亮的車燈，把整個小城給點亮了，當時冊亨只有短短的一條街，也把鄉民引來湊熱鬧，縣長陳天利把我們引進辦公廳。在汽油燈光照亮下。大夥同時叫出「WO！」字！原來在一大片白牆上，釘掛着五隻各長兩米左右的梅花班豹皮，五皮作弧形擺列，各豹四肢均平面向外伸，也都以黃色絲襯底，每豹身旁懸一鏡框，內載時間及地點，縣長解釋說：冊亨地區，山豹甚多，時傷人畜，這幾隻都曾在附近傷人，經縣府懸賞後，撲殺而得，鏡內所載的是撲殺的地點與日期，跟着他又說，這兒非但豹多，其他豹貓屬動物都多，說着，他由木櫃內取出數張說是石貓的

毛皮，長不到一米，白色皮上有大小深淺不同的赤色斑塊，奇特又鮮妍，當晚，睡前大夥仍在聊天，值班守衛的駕駛兵匆匆走來，說他看到大約由一農舍穿到大路來，要我們也前去欣賞，原來他當時是坐在駕駛座內，因聽到由遠而近的「沙」「沙」聲音，他正向各方探視時，其駕駛室內的微弱燈光，矇矓的射在農舍旁的移動物體，當該物移近，他定睛細看，那暗棕色身上的梅花黑斑，正證明它是一班豹。我們隨他身後，躲在車旁，順他指向，在陰暗中可見它毛上的黑色梅花斑，看來他正在徘徊覓食，不久就消失在暗中。

翌日，車隊爬過橫貫黔桂山脈南行，午前已駛離高原，幾小時後到達亞熱帶平原，早上穿的厚大衣，羊毛衫陸續脫去，沿路見到的是棕櫚，香蕉和龍眼樹，這時龍眼開花正盛，一切景象正如六年前筆者離開廣州時的模樣，觸景生情。它為我帶來了無限遐思，車過一片椰林時，忽然，Ge!的一聲。我身由坐位向前直衝，頭猛撞在擋風玻璃上，幸好有軍帽保護，僅受小傷，這時車已停

定，看到那在車前衝過去的瑤裝婦人，還站在路邊，作莫明其妙的手勢，我想她能把握速度，橫過行進中的車，而不被撞，確是幸運，也是怪怪的，正和Munty談論此事，又是Ge!兩聲，車子急煞煞住，又是藍色衣褲裝的女人，氣喘喘的站在路邊向我們搖手，受了這樣兩次的驚嚇，司機料到這挺而走險的事會繼續發生，果然，車愈近百色橫衝車前的人愈多，有時竟然數人同時衝過，此時，司機實在氣不過，就把車停在路中，可衝車玩意卻未發生。這事，我們百思不解，到了Ge!軍軍部，參謀長才為我等解謎。原來這是當時部份瑤人的迷信，他們認為魔鬼纏身，影響命運，命運不好，就要驅鬼，利用車前衝刺的迅間，把身旁的魔鬼壓死，就可轉運，只要衝車一次，日子就過得更好，原來如此。此後我車在此地只作蝸牛行，雖有衝車事，已是見怪不怪了。我們在百色住了數天，砲與彈藥移交後，驅車返貴陽。

（四）前進柳州（圖二）

一九四五年夏，中印、中緬公路暢通，軍火大量運達前線，我軍

由南丹、河池沿黔桂公路推進到宜山，Z-Force不久攻克柳州，士氣大振，準備乘勢攻入桂林。為配合中方作戰，Harty少校和我帶領通訊及總務人員前往柳州，為總部前移作準備，車離貴陽，黃昏時到洛東，大夥在路旁山丘搭帳住宿，入夜下雨，初微雨，隨後雨勢漸大，再則雨水傾盆而下，在營帳內，受雨聲影響，無法入睡，在床（行軍床）上輾轉間，忽聽雨聲中雜有馬嘶聲，細聽，不時除馬叫聲外，還有急速的碎步聲，聲是愈來愈近，然後是雜亂的

「潰潰！」聲，是聽人踏在溼泥路上的聲音，聲已靠近，自應探

雷貫耳，又慢慢消失在雨聲中，是軍運的大卡車？是機械化部隊？反正是大軍向前推進，抗戰勝利就在目前，安睡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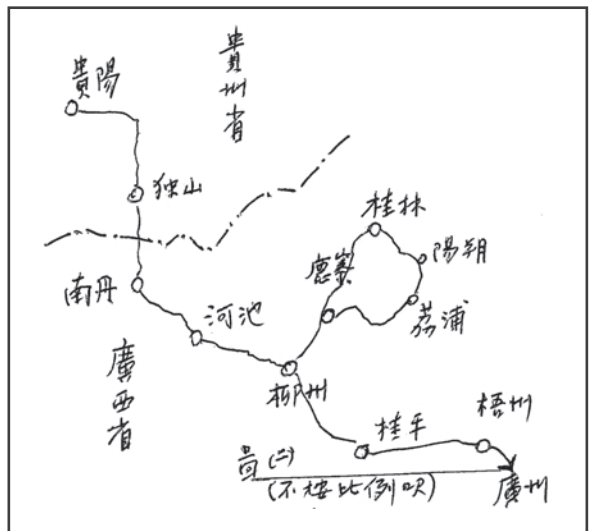
天亮了，我車隊進入柳州，市區已成廢墟，路下到處是積水洞，燒成棕黑色的房柱、殘樑，破瓦堆積路旁，不時見路旁散處的炮彈、彈殼，甚至扁圓形的地雷，日軍撤退時的狼狽由此可知。

車隊來到一半坍的洋房，無頂，僅後進若干看似下層的房間，可供棲息，據說這屋原是柳州勵志社所辦的招待所，規模頗大，日軍撤退，給毀了，可惜。當晚搭營宿此，整夜軍車過境，前往桂林，轟隆機聲，無法入睡，光甫現，拿了浴巾往營後的柳江沐浴。兩日來身上汗漬，酸臭得可以，見柳江河水滔滔，立刻脫去軍服，往河跳，順流泳去，不久在沿河大石旁，見一枯木隨水蕩漾，泳近，它似是枯木但卻為灰黃色破布裹纏，為好奇心驅使，再泳近，這把我嚇得毛管悚然，一陣寒氣透心，原來在我面前是一具浮屍，直挺挺的穿日軍軍服的浮屍，軍帽仍蓋在骷髏上，速走的念頭，

雷貫耳，又慢慢消失在雨聲中，是軍運的大卡車？是機械化部隊？反正是大軍向前推進，抗戰勝利就在目前，安睡罷！

天亮了，我車隊進入柳州，市區已成廢墟，路下到處是積水洞，燒成棕黑色的房柱、殘樑，破瓦堆積路旁，不時見路旁散處的炮彈、彈殼，甚至扁圓形的地雷，日軍撤退時的狼狽由此可知。

車隊來到一半坍的洋房，無頂，僅後進若干看似下層的房間，可供棲息，據說這屋原是柳州勵志社所辦的招待所，規模頗大，日軍撤退，給毀了，可惜。當晚搭營宿此，整夜軍車過境，前往桂林，轟隆機聲，無法入睡，光甫現，拿了浴巾往營後的柳江沐浴。兩日來身上汗漬，酸臭得可以，見柳江河水滔滔，立刻脫去軍服，往河跳，順流泳去，不久在沿河大石旁，見一枯木隨水蕩漾，泳近，它似是枯木但卻為灰黃色破布裹纏，為好奇心驅使，再泳近，這把我嚇得毛管悚然，一陣寒氣透心，原來在我面前是一具浮屍，直挺挺的穿日軍軍服的浮屍，軍帽仍蓋在骷髏上，速走的念頭，



使我狗爬式連帶自由式都用上，沒頭沒腦的連爬帶泳回到原處石階，站起時，往前看，哇！又是一具灰黃色枯木，載浮載沉，漂往下游，再也不敢細看，回到營地，以淨水猛沖，Harry走過，問為何？他聽了陳述，笑呵呵的說，剛聽到Vald-Tis前線傳來訊息，說柳江和瀉江，都發現有日軍浮屍，跟大家用水都應過濃消毒。消息來得遲，我是上當了。

這時前線捷報頻傳，火線也快速向桂林前移，我組在隔天離柳州，向桂林前進，車到清江，見大批手持卡賓槍，脅間掛0.45手槍的中美OSS特種聯合部隊由江上的竹排登岸，其美方聯絡與我組一見如故，交談中，知他們原擬乘八首機動竹排由柳江到梧州，配合戰略搶攻廣州，沒料到經桂平時，為不明部隊攔截，發生槍戰，軍方無意硬闖，回頭擬以軍機作空降，看來攻奪廣州迫在眉睫。無論桂東、桂南、湘西，前線各路大軍，都在勵兵秣馬，準備一舉進入廣州，在我而言，回家是指日可待了。興奮之至。話別特種部隊，南過清江，經鹿寨，前往荔浦，進到

瀉江支流河旁，突然嗅到腐屍味，愈往前臭屍味愈濃，此時Harry少校已無法再忍，乃取防毒面具，分各配帶，到了一河灣處，先是發現水面浮着大批死馬，再細看，馬堆中夾雜不少日軍屍體，都腹部鼓脹，浮在河灣水上打轉，有些屍體還浮在江水上往下流，粗估馬匹約二、三百隻，日軍人數則因現場實在臭極，無心估算，後來據前方美軍告知，日騎兵由柳州撤出，路經此處時，為我軍包抄突擊，全軍盡殲，路上死傷者，都由我軍搬移，雖如此，我們還是在路旁水溝中檢到日軍軍帽及一些日用品，軍帽內常藏有日本國旗，旗上有密密麻麻的親友簽名及祝詞。我當時檢到兩面日旗，是難得的紀念品。

過了這恐怖、穢臭的戰場，來到華南名產芋地——荔浦，城未全毀，但到處有樑柱，樹桿鐵皮等物推成的路障，一些木製彈藥箱內還留存步槍子彈，出乎意料的我還見到一箱箱日軍藥物，內有奎寧丸（當時防瘧疾病用）紅藥水等等。此城居民大多已逃離戰火，我們入住一學校，見掛着有日本，東南亞及中國沿海

各省的地圖一幅，它的標題是：「大東亞共榮圈略圖」，這明確表示它的罪惡侵略野心，我毫不客氣地把圖拿下，作為歷史見證的紀念品。

為嗜此地名芋，遍走市內，得一老翁告以日軍退出時，掠走一切食物，田間「芋頭」——廣人稱芋作芋頭——也給挖光了，他指着近處的芋田，的確僅剩一堆堆的枯葉。失望之餘只能以Carabin（行軍便餐）充飢。

清晨，餐後正擬動程，接總部電，囑回鹿寨候命，行程突然改變，是凶是吉，無法預測，回鹿寨再說。

這時，在鹿寨已搭好數以百計的臨時總部軍營，從這兒的臨時簡陋設施，個人推想總部是否準備即再前進桂林，實況我不得而知，當時兩廣地區時有驟雨，營區排水不暢，雨後營地一片汪洋，營帳有似水中島嶼，還好水位未及木架床，不致影響睡眠，下床腳即泡水中，行動極不方便。餐帳內的食桌桌椅都泡在水中，用餐時，如不蹲在椅上就得泡足而食，我們在這艱苦環境中呆了三天。

第四天，是一九四五

年八月十五日，營區內忽傳出槍響，初是散槍，繼則密集，再來是連聲密集，涉水出帳，但見有持0.45手槍者有持卡賓槍者，甚至衝鋒槍者，都奔跳飛舞着向天放槍，口中還叫着VJ-VJ-VJ——戰勝日本Let's back home——我們可回家了有的見人就抱、吻面，再拉着手狂奔，兩個、三個、七、八個、黑人、白人、還有黃人（我），手拉手成圈，跳着、轉着，更唱着（當然是國歌及當時軍中流行的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陽光）等等。大夥不分彼此激動的享受這極具歡樂的一天，及夜晚餐時，不知那兒來的啤酒，飯桌上擺着每人一瓶，有人高舉瓶酒，拷打杯碟唱起國歌，即時引來附和，聲震九霄，鐘竹齊鳴，舉目回顧，歡樂中有人熱淚盈眶，這是VJ Day，當時實況。

（五）抗戰勝利隨軍回滬

連續幾天瘋狂地慶祝打日勝利，這天美軍總部聯絡官告訴我說：Centre Canbat Command (Z-Force改組而成)中譯為「中央作戰指揮所」的指揮官Lt.將軍要見我，突然指揮官召見，又驚又疑，走進他辦公

室（營帳），他親切地坐着坐下，開門見山便說：「Mr. Lee你願意明天和我們飛上海嗎？」還沒等我回答，就繼續說：「Craig上校及Mary少校都是你原來伙伴，他們已到了上海，現致電本所，說是立即要譯官前往幫忙，並希望你前往，你如同意，明日即出發」，這樣難得機會，那須猶疑，便即同意。

原來日軍投降後，頗多譯官請辭，理由是回鄉探親或謀職，而美軍也早已感到譯官不足，上海受降工作極須人手，這是我的機會，當即整裝出發，我乘的是C-54機，原是運軍用品的機身除兩旁各有一排長條鉛椅（其實只是架外別無所有，人坐架上，後無靠背，旁無扶手，又缺空調，機發動後，其聲如雷貫耳，飛行中經常上下左右搖擺，最難受的是機身大幅度上下浮沉，這時胃部即向喉嚨施壓，加上機飛得較高時，寒氣透心，這段0.45 C-54滬桂航線，是要經歷過的人才可體會其苦況，好不容易五個小時抵上海虹口機場，跑道上僅見日軍機數架，機場大廈，太陽旗已降，青天白日滿地紅，和星條旗隨風

飄揚，我下意識的喊出，上海！我回來了，記得1939年我在上海法租界參加教育部在震旦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大學聯招，法租界升的是法國旗，英租界升英國旗，而虹口區則是太陽旗，現在見國旗在虹口，既欣喜又激動，百感交集，更想到離別六年，四分五裂的吾家，即將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下團聚，心情澎湃，不禁熱淚泊泊而出。

車出機場，沿日租界（舊駛至舊英租界，路上行人稀少，想是日人已不敢外出，各路口處仍由日軍持槍站崗，見我軍車，均立正見禮，車過白渡橋，到外灘轉南京東路口抵達華懋飯店美軍總部飯店原叫Cathy Hotel現叫和平飯店，飯店原是抗戰前英租界的五星級，目前外表已顯蒼老，但豪華氣勢仍在，此時大門左右仍站有軍裝日軍各二人，入門時，「咯！」的一聲，同時整齊而嚴肅的向我行軍禮，看來這時國軍仍未到滬，治安仍由日軍負責，飯店內仍為日將級軍官住所，故防衛更為嚴密，配到房間後，走入電梯，我說到六樓，這穿着整齊的軍服操作員，彎腰90度連聲說：

「Hai-Hai-」（好！好！）然後必恭必敬地立正旁站，梯門開時，見走廊蒼老厚毛的地毯上，電話線四散延伸，走廊壁上的古銅色燈座也掛着電線，到了我房門前，幾條電線就懸在門口低處，可見日軍投降前的處境，已顯示末落前的散亂，正要跨過電線進房，一穿着整齊軍裝，腳套長統靴身帶佩刀的軍官走過來，行禮後，彎腰為我把電線壓低，還以手勢請我入房，嘴裏說着：「Do-Do-Do-」到了房裏還把箱放上行李架，在我說：「Thank you時，他已行禮轉身出了房門，其後，本屬管理員告訴我，在這住的都是將級高官，為我撥電線的鄰房某少將，我素知日人多禮，投降後，高官竟如此彎腰鞠躬，不可想像。

房內陳設，古色古香，書桌上有淡黃色燈泡的檯燈，沙發旁古銅色豎燈，床兩邊的床頭各佈一獅型座的床頭燈。各牆上壁燈正開着，照耀在淺咖啡色地毯，奶黃色皮沙發，及金黃色床單上，顯得這房間既明亮，柔和更有溫暖感覺，正要躺下那寬大，墊厚的彈簧床，電話來了。聯絡官通知

六時至八時間在頂樓晚餐，時間到了，我換上在鹿寨出發時派發的新法蘭絨軍服，擦亮皮鞋，進入餐廳，它完全是一不同世界，四壁及餐桌的輝煌燈飾，長毛暗紅的地毯，奶黃色桌布上整齊地擺有餐巾，銀色刀叉及放在竹籃內的各式麵包桌上的餐牌寫着：（抄自當日記）開胃菜：奶油cream蟹肉湯、蕃茄濃湯、主菜馬鈴薯、洋蔥牛排、甜點、杏子醬麵卷、咖啡或茶，這種晚餐現在看來一點也不稀罕，在抗戰時期，則做夢也未想到，這確是由地獄到天堂的第一天，想到早上在一片水汪汪的營地吃C-Ration（其實可說是乾糧僅幾小時後，就坐在有地毯沙發供海鮮及牛排的大飯店，覺得人的命運，確是難捉摸。好來塢早期影星Doris Day在當時唱紅的一首歌：G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 nouns to see. Gue sera sera. 中文譯為：「未來會如何？法文跟着的是英文，最後句與首句同」）這人生的寫照，經由美妙歌聲唱出，甚獲共鳴。

到達虹口軍駐滬軍部，開始地區受降工作，受降場所在一大倉庫內。中央擺蓋有白布的長方桌上，放着一堆日軍投降文件，受降典禮是由我國軍方湯恩伯部屬主持，美方只作配合事宜，Craig上校和我協助檢收本區日軍軍火，在倉庫的另一角，堆了十多個大小不同的木箱，隨行的日軍說：內裝的是步槍子彈，進入後倉，地上排着十多個長六呎的木箱，箱面列有日期及號碼，問日官：說是輕機槍，另又見長木架兩排，擺着附彈夾的自動步槍，我順手拿一把拉開槍機，朝天看看槍膛，干干淨淨，膛管發亮，看來，這兒日軍對軍火保護要求嚴格，軍紀還好，進入又一倉，看的是有座迫擊砲十多門及幾箱砲彈藥，照理上海應為日軍華中軍火配發中心，而我們在這幾座倉內看到的軍火並不多，問日官，他說：「軍火都配發前線，近仍感不足，那有多庫存」，由此可知，日投降前軍力已衰退，戰敗早成定局。

一聲號令，全體即時就地起立，舉手向我等敬禮動作利落整齊，入營區見廣場掛列數百手提步槍的日軍，為首軍官前站，我等就位後，前站軍官舉指揮刀，正步到我人前方，行禮後，口中念念有詞（日語），再行禮後轉，喊出強而有力的口令，即見全隊中，其排在左邊的四十多人，嚴肅而整齊地，正步向前，至場地上白線處，立定，舉槍，落槍，置槍，把槍整齊地置地上與白線成直角，動作有聲有色，熟練而準確，然後全體響亮地喊一聲「HEI！」乃後轉齊步走回原位，如是第二組四十餘人（可能相對給我軍的排），以同樣操作繳械再來第三組、第四組……如是繳械演出，動作劃一整齊有序，看了令人感動，想到日前桂西前線，日我彼此敵對，你死我活，轉眼彼等奉我等為上賓，有人說：日方是學得勾踐的策略，我人應有警惕，以免成為夫差，他說得很對。

交出，然後一批批被帶往指定的俘虜營。在Cathy Hotel為美軍工作兩週後，這一天聯絡官告知重慶外事局長何浩若將軍召見，地點是近外灘的勵志社招待所，大夥八月十五日後陸續的譯官按時到達，會談開始。何局長滿面笑容，先提了多次：「你們辛苦了！」繼為表對我等的同情，很精確地描述行軍的疲勞、飢渴，又提及他自己曾在戰場經歷的驚險，也談到與美軍相處的困難，他說這些經歷，是有血、有淚，但也有喜悅與歡笑，跟着他加重音調說：「今天是代表國家向你們致謝，抗戰已得全勝，你們可功成身退，祝大家有美好前程」（這是筆者當時速記，未經局長過目）說完，他示意身旁秘書，打開手提箱，只見內裝一疊疊國幣，原來局長也把我们數月來累積未發的薪金帶來，這真的樂了我們大夥兒，抗戰勝利，服役完滿，我拿了這筆有血有淚也有歡笑的薪餉帶由戰場取得的日本軍刀、國旗（日本和千人針（日軍家人戚友簽署的祝福白絹）及一生難忘的前線回憶，奔向另一前程。

共赴國難

一九四〇年毓社 雷國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華日軍又在北

京附近的蘆溝橋挑釁。中國人民群眾從「九一八」以來積累的抗日情緒，再也忍受不住了，開展全面的抗日戰爭。在當時中國流行的眾多口號中，深入我心的是「共赴國難」。

一九三七年秋，廣州東山培正遷校廣東鶴山城。我隨校到鶴山城讀了半年。我的父親要我回美國去。我不想回去。我想留在中國，同中國人民以及紅藍兒女共赴國難。但是父親一再催促我，我不敢違抗父親的命令，只得回美國來。

我回到美國，讀高中特別班；畢業後在我的哥哥的店子裡工作。一九四三年，我應徵入伍，受訓練一年，學檢修飛機。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我們的部隊飛到印度。當時我是機械上士工兵。當我聽說我們的部隊要開到中國去，協同中國軍隊打日本侵略軍，我高興極了。我可以實現我多年的願望了——同中國人民以及紅藍兒女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軍。

我們機械工兵部隊駐在中國貴州省貴陽市的老王坪飛機場。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也有部份飛機駐在這個機場裡。

一位中國譯員告訴我：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擁有的飛機不多。日本空軍控制了中國的天空，恣意橫行，常常飛到雲南昆明來，狂轟濫炸，炸死炸傷不少中國人民。陳納德將軍在昆明組成了飛虎隊以後，有一天，幾架日軍飛機聲勢洶洶飛進昆明上空。正在企圖俯衝投彈掃射的時候，早已升空等待的飛虎隊飛機，從高空雲間俯衝下來，揪住日軍飛機就開鎗掃射。日軍轟炸機倉皇逃命，日軍戰鬥機驚惶應戰。兩三架日軍戰鬥機尾巴拖着一股黑煙，像斷了線的風箏，搖搖晃晃墜向地面。其餘的日軍戰鬥機急忙飛遁；這次空戰以後，昆明的天空清靜多了。

陳納德的飛虎隊逐漸取得了中國天空的制空權。飛虎隊駐在貴陽老王坪飛機場的飛機，每天出動兩次，飛到香港去轟炸停泊在香港港口的日軍艦隊和船隻，轟炸廣州天河機場的日軍和飛機。飛虎隊的飛機每次勝利歸來，我們地勤人員高聲歡呼，熱烈歡迎飛行人員，展勁細心檢修飛機的部份零件，祝願飛行人員明天取得更大的勝利。

我們駐貴陽老王坪機場的機械工兵部隊，還幫助中國部隊訓練機場地勤人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赴華美軍開始陸續撤回美國。由於人數眾多，我們駐於陽老王坪飛機場的機械工兵部隊，等待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才撤回美國。

我慶幸：我曾經同中國人民以及紅藍兒女共赴國難。

抗戰回憶片段

麥芝光

(二)

一九四三年秋，我進了在雲南省昆明市的軍事委員會外事局譯員訓練班。我受訓兩個月後，被派到滇南西甯縣的新街美軍聯絡組。

新街的北面是文山縣。一個中國的集團軍的司令部和第五十二軍的軍部，都駐在這裡。美軍的聯絡組也駐在這裡。五十二軍的第二師部駐在新街。第二師的一個團駐在麻栗坡；另一個團駐在龍溝。

新街是在山區地帶，沒有公路。出差要騎馬。新街到麻栗坡，騎馬要走半天。新街到龍溝，騎馬要走一天。麻栗坡和龍溝都是和越南接壤的邊防要地。日軍佔越南後，麻栗坡和龍溝的邊境地區，形勢緊張起來。日軍忙着企圖東進去和希特拉德軍會師，沒有北犯。麻栗坡和龍溝的形勢稍緩和一些。在越南的法軍兵和眷屬，取道麻栗坡逃亡到新街來。法軍的越南籍士兵，由第二師接待。法軍的官兵和眷屬，由美軍聯絡組接待。美軍聯絡組向第二師要馬匹，送逃亡者到文山去。文山美軍聯絡

組，用卡車送逃亡者到開遠去。開遠美軍聯絡組送逃亡者登上火車，到在昆明的法國戴高樂同盟辦事處去。一位法軍上尉軍官，每隔兩月或三月，到新街來，跟美軍聯絡站和第三師副官處，結算法軍官兵和眷屬取道新街逃亡的旅費。

一九四五年夏，我被派到昆明巫家壩機場美軍後勤部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光榮遣散。

(二)

我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七年，絕大部份時間是在國內讀書和工作。對紅藍兒女投筆從戎的事跡，知道不多。我這裡寫的，祇是根據我接觸到的、看到的和聽到的寫出來，不詳細，不完整，只供參考。如有錯誤，請指正。

一九三九年級鵬社李華照——任譯員，在美軍聯絡組工作，隨中國軍隊駐雲南省緬寧縣（現稱臨滄縣）。

一九四二年，我曾經在這個縣的中學教過書。戰後有學生寫信告訴我：抗戰期間，有一天，李華照所在的部隊的長官的勤務兵，找李

華照閒談，並玩弄手鎗。手鎗「走火」。李華照中彈身亡。

這宗命案是可疑的。李華照是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的譯員。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的譯員是有軍階的，由同上尉至中校。戰時在部隊裡和在民間，外事局的譯員是被尊稱為「翻譯官」的。翻譯官是不會和部隊長官的勤務兵交朋友的，更不會玩弄手鎗。李華照命案發生後，部隊不查。李華照是歸國僑生，國內無親無戚，無人追究，不了了之。

鵬社黃雄畏——關於他的抗戰事跡，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他參加空軍。另一種說法是：他當了中國航空公司副機師，常飛越「駝峯」，運輸戰時物資。新中國剛成立，香港中國航空公司員工起義，駕駛大批飛機往北京。黃雄畏參加了這次起義。他已病逝，日期不知。

鵬社伍旺進——他曾經在昆明美軍的一個特種部隊找到譯員工作。抗戰勝利後離職。他已去世，日期不知。

一九四〇年級毓社林英浩——一九三四年進廣州東山培正初中

一。初中畢業後，一九四一年在昆明考取重慶交通大學工程系，翌年考取留美空軍第十六期，訓練後投入作戰部隊。抗戰勝利後轉入運輸部隊。一九四五年秋在出差返回成都途中，因天氣突變失事，殉職。

毓社王彼得——抗戰期間參加空軍，殉職。

毓社周錫勳——一九三七年夏在廣州東山培正初中畢業後，家貧無力升學，在開平鄉間小學教書。毓社李慧德惜其才，發動毓社同學籌款幫助他升學，寄路費給他到重慶去。李慧德給他補習高中全部課程。周錫勳以同等學力考取復旦大學園藝系。

一九四三年他參加外事局譯員工作，被分派到廣西東綫柳州戰區。抗戰勝利，光榮遣散。曾經在南京孫中山陵墓園工作，後來到東南亞和香港經商。病逝香港。

毓社楊俊源——抗戰期間，參加廣東省大中學校學生集中軍事訓練（下簡稱集訓）。廣州淪陷前夕，隨集訓大隊撤到粵北星子墟。集訓結束後留訓。曾進重慶警官學校。後離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病逝加拿大多倫多。

一九三八年級融社李欽安——中國軍事委員

會外事局譯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一個同學會出版的書刊，刊登了他寫的許多篇抗戰回憶錄。

一九四〇年級毓社馬豫——參加空軍。二〇〇四年年底或二〇〇五年年初的香港「大公報」（我看到的是一份影印本，沒有報日期，以整個版面的篇幅，報導他的英雄事跡。

毓社雷國璋——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鶴山城培正唸了一個學期，奉父命回美國去。後來在美國應徵入伍。一九四四年隨援華美軍來華，駐貴州省貴陽市王老坪機場，檢修飛機部件零件，並協助中國部隊訓練機場地勤人員。日本投降後，隨美軍撤回美國去。

毓社關秉樞——抗戰期間，在廣州參加軍事集訓。廣州淪陷前夕，隨集訓大隊撤往粵北星子墟。集訓結束後留訓。以後的情況不了解。現居美國。

毓社蔡國鈞——參加中國空軍。

毓社趙惟友——中國軍事委員會外事局譯員。日本投降後，周錫勳和我在雲南昆明等待光榮遣散的時候，周錫勳對我說：「趙惟友也來了。」可惜我沒有見到趙惟友。

京華巧遇
馬豫同學
方識抗戰英雄

毓社 黃家驥

一九〇六年夏，自澳門培正中學畢業，毓社同學各散東西，各奔前程，我赴上海升學，其後展轉滬港從商，退休後，旅居中美哥斯達黎加，離校六十五周年了。

飛行員馬豫憶崢嶸歲月。見面後，茶敘話舊，並預約在香港再見。

每年例必回鄉探親訪友，先到北京、天津，再南下上海、廣州和港、澳，今年亦然。十月初在京會晤潘漢典和李燧雄同學，以及北京培正同學會幾位學長，惟李燧雄同學告知馬豫同學由港來京，已約期茶敘。並給我一份香港《大公報》八月十九日整版刊登的文章，題為「抗戰烽煙裡藍天報國情」。

細讀該文，才悉他投筆從戎，赴美受訓，成為轟炸機飛行員。在抗日戰爭中抗擊日寇，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運輸機機長飛行教練，並執行航空石油勘查工作，為發現各大油田建功。八十年代中美通航，赴美國三藩市組建民航辦事處，擔任經理。

八月十五日，北京舉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年大會，馬豫同學應邀參加，獲頒紀念金章。

馬豫同學的光榮事跡令人敬佩。

馬豫同學是我們毓社的傑出人材。

馬豫同學是我們毓社的傑出人材。